释读新发现的郁达夫访日时的“问题”演讲稿

寇　振锋

1．序言

郁达夫于 1922 年 7 月结束了长达九年的日本留学生活后回国，在十四年后的 1936 年 11 月再次踏上他所熟悉的日本国土。此次之行是应日本邀请而对日本进行考察访问的，在日本停留的期间是自 1936 年 11 月 12 日至 12 月 19 日。

在此期间，郁达夫除了参观考察之外，还应邀进行了演讲。郁达夫用日语进行的第一场演讲《支那の現状に就て》，在《郁达夫全集》中已有收集[1]。然而，关于第二场用汉语进行的演讲，曾多被提及。据说当时正在东京的著名女作家萧红[2]以及在日本留学的贾植芳[3]都曾在场谛听了郁达夫的此次演讲，另外，当时在东京大学作研究的燕京大学副教授萧正谊还是与郁达夫一起进行演讲的日本作家佐藤春夫的现场翻译[4]，当然，萧正谊无疑也是现场听众之一。尽管当时在场的听众至少在一百人以上[5]，然而，据笔者管见所及，迄今为止，关于这篇演讲稿的内容全貌还尚未有人发现[6]。

最近笔者发现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新公开的关于郁达夫 1936 年访日时的一些珍贵档案资料，其中还包括许多当时的机密文件，本文将要考察的郁达夫这篇佚失的演讲稿就在此之列[7]。

如本文标题所示，之所以说是“问题”演讲稿，那是因为正是这篇演讲稿才被日本视为有煽动反日言论，此后原来计划的演讲也因此遭到了禁止。无论是从当时的听众人数来看，还是从其“问题”的严重性来讲，这篇演讲稿都值得关注。因此，作为郁达夫研究上的一份重要史料，很有必要对其予以考证和探讨。但愿通过本文的考察，可以解开有关郁达夫访日时的这篇“问题”演讲稿的种种谜团。

2．演讲稿的出处

郁达夫此次访日，是由日方所邀，并受到了当时日本驻福州总领事馆以及日本外务省的大力协助与支持。与郁达夫一同访日的是时任福建省立医院筹备处主任的黄丙丁，黄丙丁是留日医学博士，为当时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心腹之一。郁达夫与黄丙丁二人乘日本的“上海丸”，于 1936 年 11 月 12 日在日本长崎登陆。

随即就受到监视，这里有 11 月 13 日日本长崎县知事田中广太郎向日本政府所汇报的材料为证 [8]。翌日，当二人抵达东京后，立即进入日本警视厅的监视视线之内。对此，日本警视厅总监石田馨就郁达夫的访日行踪及时向日本政府上报过四次机密文件，分别为 11 月 26 日的《外秘第 2900 号・文化視察ト称スル中国左翼作家並ニ医学視察ト称スル中国人医師ノ動静ニ関スル件》、12 月 4 日的《外秘第 3002 号・中華留日学生講演会ニ於ケル郁達夫ノ反日講演ニ関スル件》、12 月 11 日的《外秘第 3062 号・文化視察ト称スル中国左翼作家郁達夫ノ言動ニ関スル件》和 12 月 22 日的《外秘第 3158 号・文化視察ト称スル中国左翼作家並ニ医学視察ト称スル中国人医師ノ動静並ニ退京ニ関スル件》[9]。石田馨上报的四次文件，如果按现在保存的形式来说，共有二十六拍，仅从文件的页数来看，内容不可谓不多，而且石田馨的监视报告对于郁达夫的每日行程及其计划等的记载相对比较详实。石田馨上报的对象包括日本政府的内务大臣潮惠之辐、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和陆军大臣寺内寿一以及相关各厅、县长官。

笔者新发现的郁达夫这篇佚失的演讲稿就出自石田馨于 1936 年 12 月 4 日第二次上报的《外秘第 3002 号・中華留日学生講演会ニ於ケル郁達夫ノ反日講演ニ関スル件》（以下简称“外秘第 3002 号”）之中。石田馨在“外秘第 3002 号”文件中所汇报的主要内容如下所示：

关于郁达夫在中华留日学生讲演会上进行反日演讲之件

要旨：本月 2 日下午 4 点至 5 点 30 分，在神田日华学会楼上，召开了由该学会主办的学术演讲会，与会者约五百人。席上，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邀请来访的中国左翼作家郁达夫发表了“中国今日的文学是抗日排日的文学，只要中国民众不是卖国贼，反抗日本是当然的。”等煽动反日宣传的演讲。故此，继续密切监视其言行。

神田区西神田二町目二番地　　财团法人 日华学会

小石川区指个谷町七番地　　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

由以上两会主办，于本月二日午后四点至五点三十分，在日华学会楼上召开了中华留日学生学术演讲会。听众为中国留学生，约五百人。邦人文士佐藤春夫和中国左翼作家郁达夫进行了如另附要旨所述的演讲。特别是郁达夫的演讲有煽动反日内容，故正在严密监视中。

另，关于郁达夫的动静，如上月 26 日外秘第 2900 号所报，受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之邀，据称计划停留约两个月，视察日本文化设施。[10]

在上述内容之后，监视报告中接着附加上了“演说要旨”，前者为佐藤春夫的《日本文壇ノ分野及其批評》的概要，后者为郁达夫的演讲概要，监视报告中对郁达夫的演讲内容概括如下：

现代中国文坛之概况　　郁达夫

我是为了看看日本的现状和日本友人而来的，也没作什么准备。诸君对于 1936 年的文坛概况既已知晓，对此无须赘言。我仅谈一点感想。过去的中国文学家如一盘散沙，今年春天大家团结起来，提出了一个宣言。中国今日的文学是抗日排日的文学，只要中国国民不是卖国贼，反日抗日是当然的。满洲已被夺去，北支即将失去，中国的无产积极知识阶级受国民党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一般文学家受此压迫出路被堵塞，要比日本文学家的境遇困难，必须靠我们的努力开创未来。[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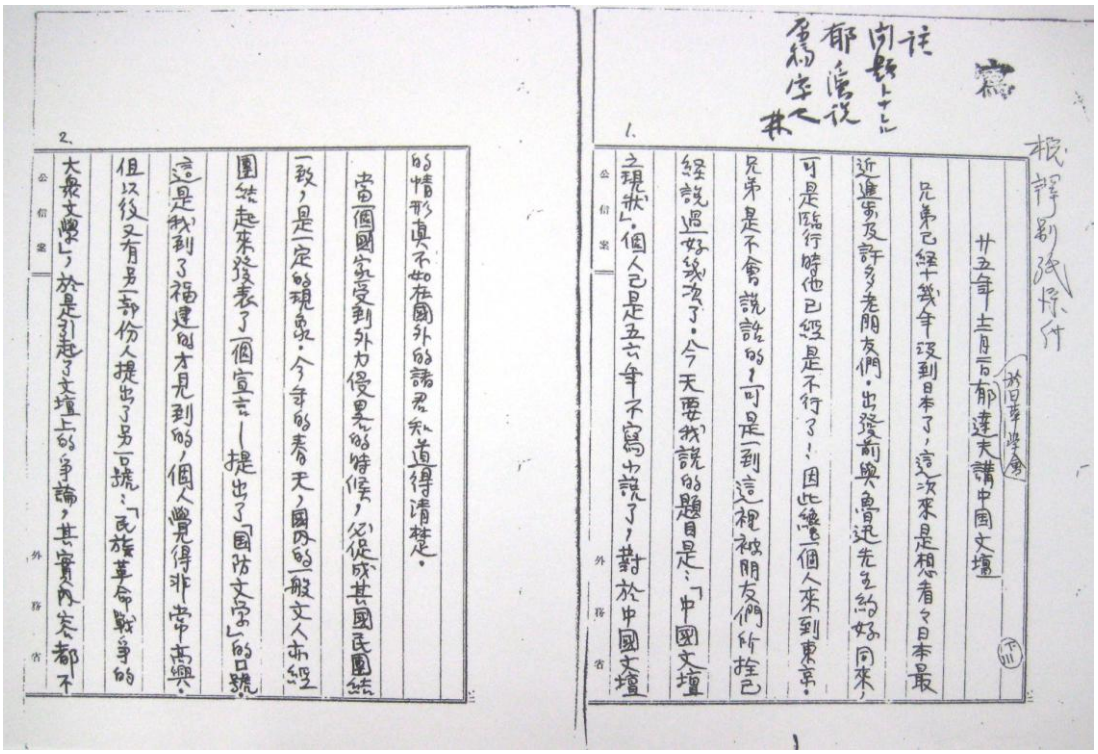
另外，通过日本警视厅的四次监视报告，还有一点可以发现，关于郁达夫 11 月 26 日在霞山会馆用日语进行的第一场演讲《支那の現状に就て》，是在 12 月 11 日石田馨上报的《外秘第 3062 号・文化視察ト称スル中国左翼作家郁達夫ノ言動ニ関スル件》之中。从汇报时间上看，对第一场演讲予以汇报的“外秘第 3062 号”文件反而比所含第二场演讲的“外秘第 3002 号”文件晚汇报了一个星期，换句话来说，石田馨对于第二场演讲所进行的汇报极其迅速。郁达夫于 12 月 2 日进行的第二场用汉语进行的演讲，在仅隔一天之后的 12 月 4 日就以密报的形式快速呈现在日本政府相关各大臣面前，速度之快可想而知。

而且在石田馨上报的郁达夫的这篇汉语演讲稿之后还附有日语译文，译文也同样为手写，从潦草的译文笔迹来看，翻译人员显然是为了争取时间而匆忙翻译的，但译者对原文还是予以了忠实地翻译。

综上可见，日本政府对于这篇演讲稿的关注程度也就不言而喻了。换而言之，郁达夫这篇用汉语进行的第二场演讲无疑是刺激到了日本警视厅乃至日本政府的敏感神经。

3．演讲稿全文

为了尽可能展示新发现的郁达夫这篇演讲稿的现存形式的原貌，笔者以照片的形式列于下方，仅供参考。原件共有三拍[12]。



1.

公信案

外務省

根譯劉浪保付

廿五年十二月廿日郁達夫講中国文壇

兄弟已經十幾年沒到日本了，這次來是想看々日本最近邊及許多老朋友們。出發前與魯迅先生約好同來，可是臨行時他已經是不行了！因此纔一個人來到東京。兄弟是不會說話的，可是到這裡被朋友們所拉已經說過好幾次了。今天要我說的題目是：「中國文壇之現狀」。個人已是五六年不寫小說了，對於中國文壇的情形真不如在國外的諸君知道得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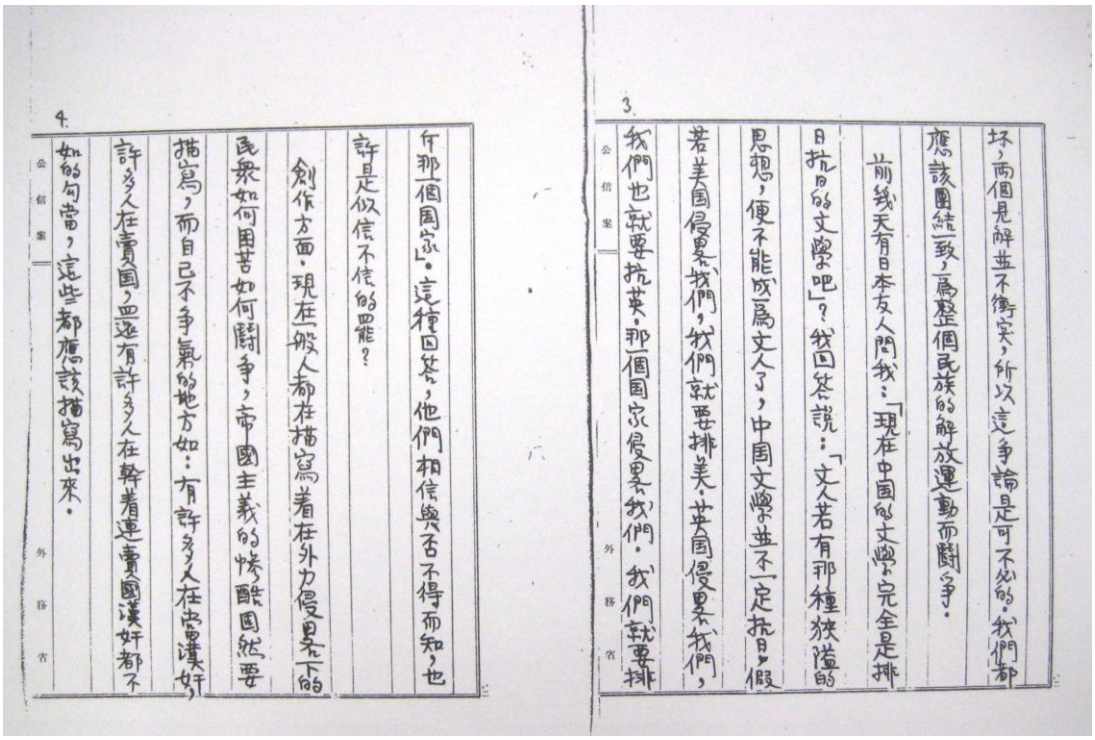
當個國家受到外力侵略的時候，必促成其國民團結一致，是一定的現象。今年的春天，國內的一般文人亦經團結起來發表了一個宣言，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號。這是我到了福建的才見到的，個人覺得非常高興。但以後又有另一部份人提出了另一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於是引起了文壇上的爭論，其實內容都不

2.

公信案

外務省

图 1



3.

公信案

外務省

坏，兩個是解並不衝突，所以這爭論是可不必的。我們都應該團結一致，爲整個民族的解放運動而鬪爭。

前幾天有日本友人問我：「現在中国的文學完全是排日抗日的文學吧」？我回答說：「文人若有那種狹隘的思想，便不能成爲文人了，中国文學並不一定抗日，假若美国侵略我們，我們就要排美，英国侵略我們，我們也就要抗英，那個国家侵略我們，我們就要排

4.

公信案

外務省

斥那個国家。這種回答，他們相信與否不得而知，也許是似信不信的罷？

創作方面，現在一般人都在描寫着在外力侵略下的民衆如何困苦如何鬪爭，帝國主義的殘酷固然要描寫，而自己不爭氣的地方如：有許多人在當漢奸，許多人在賣国，並還有許多人在幫着連賣國漢奸都不如的勾當，這些都應該描寫出來。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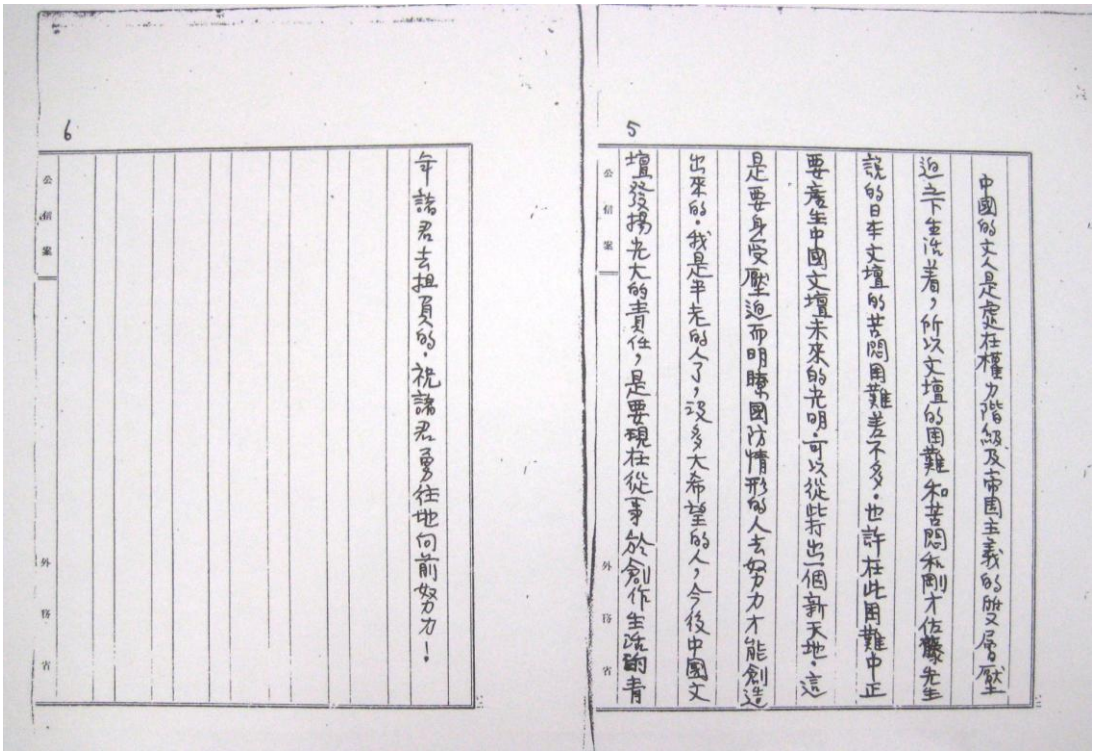

中國的文人是處在權力階級及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生活着，所以文壇的困難和苦悶和剛才佐藤先生說的日本文壇的苦悶困難差不多。也許在此困難中正要產生中國文壇未來的光明，可以從此新出一個新天地。這是要身受壓迫而明瞭國況情形的人去努力才能創造出來的。我是半老的人了，沒多大希望的人，今後中國文壇發揚光大的責任，是要現在從事於創作生活的青年諸君去担負的。祝諸君勇往地向前努力！

图 3

如上述三张照片所示，日本警视厅监视报告中所附的郁达夫演讲稿为手写，所使用的信笺为日本外务省的公信用纸。但是，这篇手写体讲演稿是否为郁达夫的手迹，还有待考证。本文暂且将郁达夫的演讲稿的内容整理抄录如下：

廿五年[13]十二月二日（于日华学会）[14]郁达夫讲中国文坛

兄弟已经十几年没到日本了，这次来是想看看日本最近进步及许多老朋友们。出发前与鲁迅先生约好同来，可是临行时他已经是不行了！因此才一个人来到东京。兄弟是不会说话的，可是一到这里被朋友们所拴已经说过好几次了。今天要我说的题目是：“中国文坛之现状”。个人已经是五六年不写小说了，对于中国文坛的情形真不如在国外的诸君知道得清楚。

当一个国家受到外力侵略的时候，必促成其国民团结一致，是一定的现象。今年的春天，国内的一般文人亦经团结起来发表了一个宣言——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是我到了福建的才见到的，个人觉得非常高兴。但以后又有另一部份人提出了另一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于是引起了文坛上的争论，其实内容都不坏，两个见解并不冲突，所以这争论是可不必的。我们都应该团结一致，为整个民族的解放运动而奋斗。

前几天有日本友人问我："现在中国的文学完全是排日抗日的文学吧"？我回答说："文人若有那种狭隘的思想，便不能成为文人了，中国文学并不一定抗日，假若美国侵略我们，我们就要排美。英国侵略我们，我们也就要抗英。那一个国家侵略我们。我们就要排斥那一个国家"。这种回答，他们相信与否不得而知，也许是似信不信的罢？

创作方面。现在一般人都在描写着在外力侵略下的民众如何困苦如何斗争，帝国主义的惨酷固然要描写，而自己不争气的地方如：有许多人在当汉奸，许多人在卖国，还有许多人在干着连卖国汉奸都不如的勾当，这些都应该描写出来。

中国的文人是处在权力阶级及帝国主义的双层压迫之下生活着，所以文坛的困难和苦闷和刚才佐藤先生说的日本文坛的苦闷困难差不多。也许在此困难中正要产生中国文坛未来的光明。可以从此打出一个新天地。这是要深受压迫而明瞭国防情形的人去努力才能创造出来的。我是半老的人了，没多大希望的人，今后中国文坛发扬光大的责任，是要现在从事于创作生活的青年诸君去担负的。祝诸君勇往地向前努力！

通过这篇新发现的演讲稿，我们还可理清一个迄今仍未得到考证的问题，那就是郁达夫的"问题"演讲的确切标题究竟是哪个？日本研究者认为讲稿题目是《支那の現状に就いて》[15]，而《日華学会二十年史》中所提到的郁达夫演讲题目是《現代中国文壇概況》[16]，再有，如前所述，石田馨监视报告中所示的标题为《現代中国文壇ノ概況》。可以推测，当时在宣传时很有可能打出的就是这一题目。但是，经查阅演讲稿全文可知，郁达夫在演讲中说："今天要我说的题目是：'中国文坛之现状'"。因此，虽然上述几个标题之间并无大异，但演讲的确切题目实际应为《中国文坛之现状》。

4．演讲稿的"问题"之所在

关于郁达夫的这场"问题"演讲，石田馨早在 11 月 26 日第一次上报的"外秘第 2900 号"文件中就曾提前作过如下汇报：

郁打算在 12 月 2 日和文士佐藤春夫一起召集在京中国留学生（时间场所未定），佐藤就日本文坛的现状，郁就中国文坛现状进行演讲。[17]

可见，日本警视厅对郁达夫的在日行程及其计划可以说了如指掌。在当时战争阴云的笼罩下，日本在积极备战，当然，反战舆论更无生存空间。作为左翼作家的郁达夫声名显赫，其影响力同样不可小视，因此日本警方必然密切监视其言

行，慎防郁达夫宣传反战的左翼思想。

“外秘第 3002 号”这份文件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首页上方写有“请仔细一读”的批示。另外，演讲稿的首页上方（如图 1 所示）还有批注：“郁达夫的问题演说原稿副本”。批注人的落款为“林”，此人应该是日本外务省文化第一科科长林安，他也是外务省邀请郁达夫访日时的具体负责人之一。当然，还有一点需要说明，这篇所谓的演讲稿“副本”，究竟是复印的，还是后来抄写下来的？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在“外秘第 3002 号”文件的标题“中華留日学生講演会ニ於ケル郁達夫ノ反日講演ニ関スル件”之上，“反日演讲”这四个字旁还被批阅人各加上了一个黑点，加上着重号显然是为了引起上级的注意，此处也应为林安所加。标题之后即为如前所述的此次监视报告的要旨，据此可知，“问题”显然主要在于以下这句话：

> 郁达夫发表了“中国今日的文学是抗日排日的文学，只要中国民众不是卖国贼，反抗日本是当然的。”等煽动反日宣传的演讲。

另外，监视报告中所附的“演讲概要”里同样还在重复“中国今日的文学是抗日排日的文学，只要中国国民不是卖国贼，反日抗日是当然的。”这句话。

综上所见，在此号机密文件中，无论是后加的批示、文件标题、报告要旨，还是演讲概要，均旨在反复强调和突出郁达夫演讲中的反日色彩。毋容置疑，就日本警视厅而言，郁达夫演讲“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尽管郁达夫的访日为日方所邀，演讲也是日方安排的，然而演讲却为此遭到了禁止。

那么，郁达夫的演讲稿中果真如日本警视厅所汇报的那样“问题”严重吗？我们在下一节将予以进一步分析。

5．演讲中的“问题”言论

经笔者调查发现，石田馨所上报的演讲“问题”与郁达夫的演讲稿实际上有出入。当然，并不能排除郁达夫脱离演讲稿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仅从现存的演讲稿来看，郁达夫在演讲中并未激化两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而是在主张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前几天有日本朋友问我：‘现在中国的文学完全是排日抗日的文学吧’？我回答说：‘文人若有那种狭隘的思想，便不能成为文人了，中国文学并不一定抗日，假若美国侵略我们，我们就要排美。英国侵略我们，我们也就要抗英。那一个国家侵略我们。我们就要排斥那一个国家’。”

这段言论，显然表达了郁达夫的两个意思，一个是，对激化两国人民之间矛

盾的言论表示异议，把两国人民与军国主义分子之间的关系应该区别对待，不能一叶障目，把矛盾普遍化；另一个是，所谓的反抗是在侵略的前提下来谈的，日本还未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所以中国文学暂时还并不一定非得抗日不可。但是，话又说回来，只要侵略我们，不管是哪个国家，我们都将义无反顾地去抵抗它。这无疑是对军国主义分子的警告，言语之间显然渗透着郁达夫立志反抗侵略的爱国精神。而且从中亦可以发现郁达夫在表达上的机智与敏锐。

另外，关于前一种观点，也与一周前用日语进行的《支那の現状に就て》演讲中的“认为中国民众全都是排日论者或都是共产主义者，那只是部分日本人的偏见，原本就是错误的。”[18]的观点相若。而且，还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郁达夫发表的《日语播音的宣传要点》中“所谓的排日、侮日、抗日等等，都是军阀的逆宣传，想把我们对他们军阀所取的态度转移到你们民众身上去”[19]的观点基本一致。归根结底，郁达夫是在一贯主张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与军国主义区别开来，反对将两者混为一谈，反对激化两国无辜的民众之间的矛盾，旨在避免战争进一步扩大。

其实，石田馨的监视报告中所附加的日语译文是忠实于汉语演讲稿原文的翻译，甚至“中国文学并不一定抗日”这句话也不例外地予以了如实翻译。然而，石田馨在监视报告中却恰恰相反，认为郁达夫主张的是：“中国今日的文学是抗日排日的文学”。显而易见，郁达夫所主张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是日本右翼势力所不愿听到的，因此，他们故意曲解夸大事实，以达到阻止郁达夫演讲的目的。

当然，郁达夫此次演讲中的最大“问题”主要在于以下四点：

第一，郁达夫在此次演讲中客观而明确地指出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正当性：“当一个国家受到外力侵略的时候，必促成其国民团结一致，是一定的现象。”

第二，呼吁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支持在全国文艺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呼“我们都应该团结一致，为整个民族的解放运动而奋斗。”

第三，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任何侵略者都将反抗到底的决心：“那一个国家侵略我们。我们就要排斥那一个国家。”

第四，痛斥了汉奸的卖国行为，并呼吁在创作中要描写出来：“有许多人在当汉奸，许多人在卖国，还有许多人在干着连卖国汉奸都不如的勾当，这些都应该描写出来。”这句话无疑旨在呼吁全国人民都要热爱自己的国家，不能与侵略者同流合污。

可以说，郁达夫这几句雷鸣般的呐喊，对于日本军国主义者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必然触怒了他们那蓄谋已久的侵略神经。由于郁达夫名声显赫，且具有广

泛的影响力，而且当时听众中不仅包括众多中国留学生而且还有日本各界人士等上百人之多，这无疑是日本政府最惧怕的。

综上可见，此次演讲之所以被日本警视厅定性为有煽动反日言论，其根本原因在于郁达夫在战争根源的日本喊出了亿万中国人的肺腑之声，对于郁达夫的正义之举无从反驳的军国主义分子只好把此次演讲扣上反日的帽子。于是，原计划12 月 5 日在中国文学研究会例会上准备演讲《中国の詩の変遷》也遭到了禁止。当时日本学者竹内好等听众十三人均已到场，正准备演讲时，日本警察突然而至，通过中国文学研究会的负责人高桥君平的劝告，郁达夫取消了此次演讲[20]。而且，日本警察当时还将听众的名字一一登记在册[21]。毋庸置疑，日本政府就是根据 12 月 4 日石田馨的外秘第 3002 号监视报告，从而即刻下达阻止郁达夫进行继续演讲命令的。

那么，后来是否又进行演讲了呢？参照现有的研究资料及石田馨的监视报告来看，其后郁达夫出席过座谈会、笔会等一些活动，虽然原定有演讲计划，但未提是否已进行演讲一事。因此，郁达夫自遭到禁止后很可能未再进行公开演讲，也就是说郁达夫在此次访日过程中极有可能只作了两场演讲。

6．结语

综上所见，首先，我们可以肯定，新发现的这篇演讲稿，无疑是对郁达夫研究乃至相关史料类研究上一项极为有益的补充，它的存在不可忽视。

其次，通过这篇“问题”演讲稿可以看出，郁达夫虽受日方所邀，而且日本政府为郁达夫访日做出了精心安排，并提供了一千日元的高额访日费用[22]，希望郁达夫转变其左翼思想，并成为中日亲善的标榜。然而，日本政府的计谋却未能得逞，恰恰相反，在国家危难之际，身处日本的郁达夫仍然在继续为祖国伸张正义，主张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坚决反抗侵略，呼吁民族团结，号召并支持在全国文艺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痛斥汉奸的卖国行为，并明确表示了中国人民将对侵略者反抗到底的意志与决心。

虽然郁达夫的反战之声在战争阴霾蔽目的日本未能得到广泛宣扬，但他的几声正义的呐喊无疑代表当时广大中国民众的心声。此次演讲对当时的在日中国留学生无疑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留学生之间必然起到了振奋人心和鼓舞士气的作用。

另外，郁达夫通过此次访日，体察到了日本军国主义在积极备战的紧张气氛，目睹了战争前夜的景象，从而进一步认识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嘴脸。抗战爆

发后，更加激起了郁达夫的爱国热情，同时也增强了他那抗日到底的决心。

总之，这篇佚失的演讲稿充分表现出了郁达夫他那忠贞爱国的情操和他那拳拳爱国之心。

注

1　如 1992 年版及 2007 年版《郁达夫全集》第 8 卷（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里均有收集。

2　参见伊藤虎丸、稲葉昭二、鈴木正夫編：『郁達夫資料総目録附年譜』（下）、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属東洋学文献センター、1990 年、261 頁。

3　贾植芳：《苏门答腊的郁达夫序》，铃木正夫著，李振声译：《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年。

4　「外秘第 3002 号・中華留日学生講演会ニ於ケル郁達夫ノ反日講演ニ関スル件」、『支那学者　郁達夫』（Ref.B05015770000）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第 15 画像目。

5　日華学会編：『日華学会二十年史』(日華学会、1939 年 5 月，163 頁）认为，包括郁达夫演讲在内的 1936 年日华学会的三次演讲会中“每次听讲者有 100 至 300 名”。另据注 4“外秘第 3002 号”监视报告称，当时听众为 500 人。因此，石田馨的监视报告很可能为了达到禁止郁达夫继续演讲的目的而夸大了听众人数，但可以肯定，郁达夫演讲时的听众至少应该在 100 人以上。

6　关于这篇佚失的演讲稿，笔者还曾咨询过郁达夫的长孙郁峻峰先生，对郁先生的不吝赐教，在此深表谢意。

7　有关郁达夫此次访日的背后相关因素的详细考察，请参见拙稿「关于 1936 年郁达夫访日」『名古屋大学中国語学文学論集』第 21 輯，2009 年 12 月。另外，此稿有幸承蒙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的田村加代子教授译成日语，题为「1936 年の郁達夫訪日について」，并与拙稿同时登载于该号论集之中。

8　「外親第 24415 号・文化事業部招聘中国人渡来ノ件」、『支那学者 郁達夫』（Ref.B05015770000）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第 12 画像目。

9　上述四个机密文件均出自『支那学者　郁達夫』（Ref.B05015770000）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10　前掲「外秘第 3002 号・中華留日学生講演会ニ於ケル郁達夫ノ反日講演ニ関スル件」、第 13～14 画像目。

11　前掲「外秘第 3002 号・中華留日学生講演会ニ於ケル郁達夫ノ反日講演ニ関スル件」、第 15～16 画像目。

12　以下三张照片均出自前掲「外秘第 3002 号・中華留日学生講演会ニ於ケル郁達夫ノ反日講演ニ関スル件」」、第 17～19 画像目。

13　此处的年号为中华民国年号，即公历 1936 年。

14　此处为后来在原文基础上的加笔，暂用括号表示。

15　伊藤虎丸、稲葉昭二、鈴木正夫編：『郁達夫資料補篇』（上）、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属東洋学文献センター、1973 年、56 頁。

16　前掲『日華学会二十年史』、日華学会、163 頁。

17　「外秘第 2900 号・文化視察ト称スル中国左翼作家並ニ医学視察ト称スル中国人医師ノ動静ニ関スル件」、『支那学者 郁達夫』（Ref.B05015770000）JACAR（アジ

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第 30～31 画像目。

18 「外秘第 3062 号・文化視察ト称スル中国左翼作家郁達夫ノ言動ニ関スル件」、『支那学者 郁達夫』（Ref.B05015770000）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第 46 画像目。后见于 1936 年 12 月 20 日日本《霞山会館講演》第 39 期，孙百刚所译的题目为《中国的现状》，参见吴秀明主编 :《郁达夫全集》第 8 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56 页。但此处译文为笔者所译。

19 前揭《郁达夫全集》第 8 卷，第 309 页。

20 前揭「外秘第 3062 号・文化視察ト称スル中国左翼作家郁達夫ノ言動ニ関スル件」、第 40 画像目。

21 中国文学研究会 :『復刻　中国文学　別冊』、汲古書院、1971 年、53 頁。

22 「支那学者郁達夫ニ対シ本邦視察手当補給ニ関スル高裁案」、『支那学者 郁達夫』（Ref.B05015770000）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第 2 画像目。可参见前揭拙稿「关于 1936 年郁达夫访日」『名古屋大学中国語学文学論集』第 21 輯，2009 年 12 月。